

WU GEN CAO

无根

子竹 著

草

安徽文艺出版社

WU GEN CAO

无根

子竹 著

第 一 卷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根草/子竹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0.12

ISBN 7-5396-1990-2

I. 无... II. 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4343 号

无 根 草

子 竹 著

责任编辑:王玉佩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安徽省科技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4.5

插 页:2

字 数:339,000

印 数: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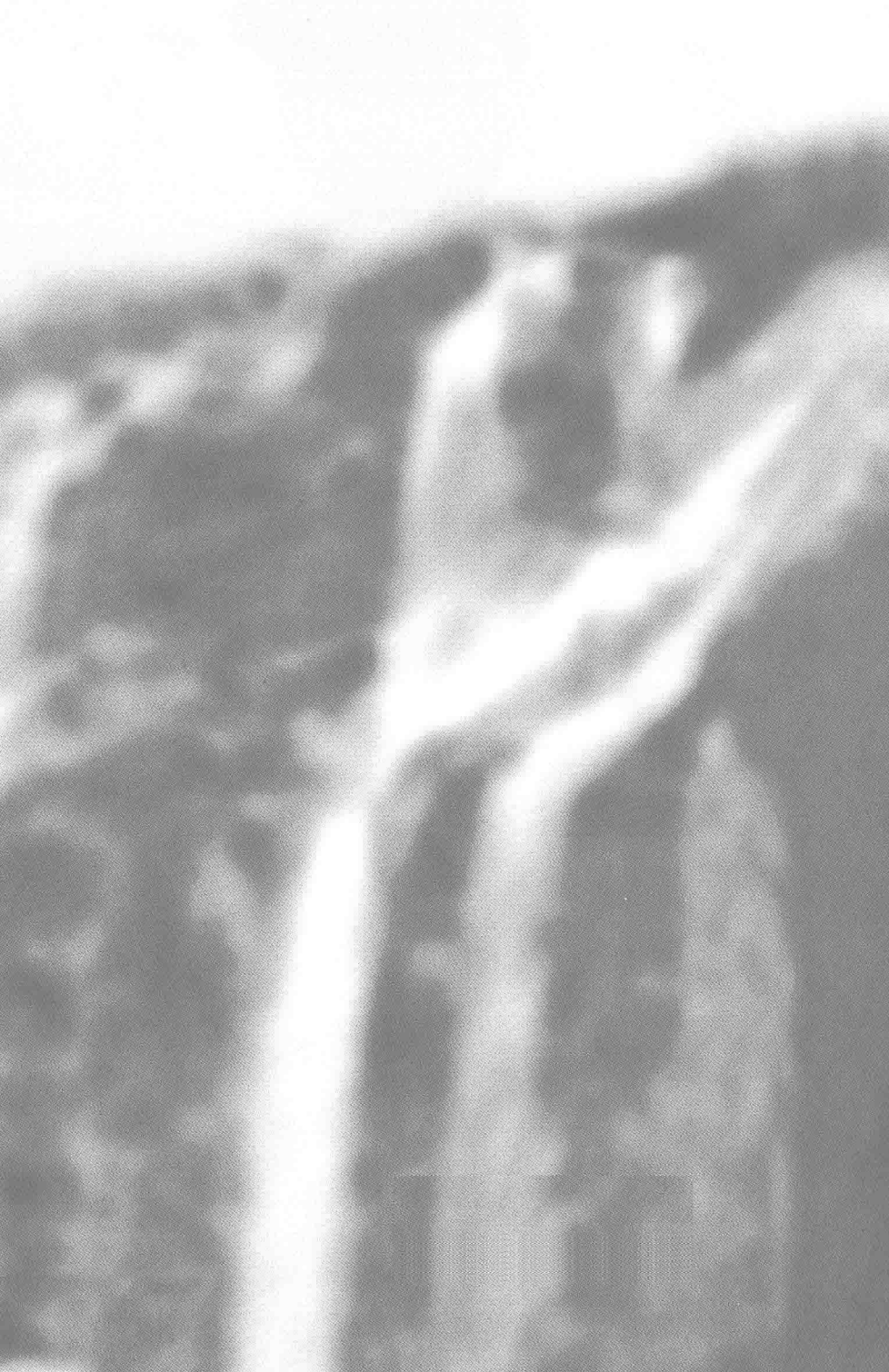
版 次: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990-2/I·1853

定 价:23.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我花费三年的时间写成了长篇小说《无根草》。在写完最后一个章节起身离开书桌的时候，一行热泪禁不住流了下来，它不是喜悦、激动的泪水。因为我做文章向来不带有目的或功利性，至于成功或成名更是漠不关心，写作完全是出于一种爱好。

我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但内心却时时刻刻滚动着千言万语，就像一股奔腾的激流。这股激流必须有通往大海的途径，不然，有朝一日，激流泛滥成灾，我心灵的河流将会决堤，淹死我的魂灵，于是我选择了写作。从中学时代起，不论是散文、诗歌、小说，只要心里有写作的欲望，不管功课多紧，总要挤出时间来让欲望得到满足，后来竟演变成了一种心境。

人生的路总是坎坷不平，生活更是琢磨不透。一时间总觉得千言万语也说不清自己内心的感受。由此，我决心写一部反映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风雨陌路》。这个决心被付诸行动，并坚持了两个月之久，书案上已有了十多万字的初稿。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却一病不起，有关此病的问题，在这篇序里不再赘述，翻开《无根草》的开篇便可一览无余。问题是三个月的病期过后，《风雨陌路》不幸夭折，取而代之的便是这部《无根草》。一开始它便在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清晰的轮廓，只要提笔便欲罢不能，仿佛有什么人在暗中控制着我，以至每晚写到凌晨无眠。开始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异样，单纯的认为是写作激情在作怪。

我并不迷信，可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却让我心惊肉跳，那是一个酷热难当的夜晚，闹钟的时针已经指向十一点。我又热、

又累、又困，身子有种虚脱般的感觉。于是，我撂笔离开书桌，舒舒服服地躺在了床上。当时，不知道自己是迷糊，还是清醒，但我敢肯定自己是闭着眼。然而我却看到一只小如幼蝉的蜜蜂嗡叫着朝我的眉心撞来，来不及躲闪，只听“咚”的一声，就像有人用手指在我的脑门上狠狠地弹了一下，不疼，却让我万分警醒，睡意全无。结果我爬起来立刻回到书桌旁，心惊胆战地继续《无根草》的写作，又是一个凌晨无眠！从那个夜晚开始，我不敢再偷懒，总担心那只蜜蜂会把我的额头蜇出一个大包来。

然而，这样的日子实在难熬，每日每夜，我成了一台写作的机器。写作原本是件娱乐的事情，如今却变成了一种折磨和负担。我是一个自主性很强的人，不想干的事再逼也是枉然。但自那个夜晚以来，我却不能自主，确切地说：我变成了一个木偶。这期间，真巴不得能像上次那样病一场，躺它三个月。可是，我原本羸弱娇小的身躯竟开始变的极其丰满，胃口也好的有点吓人。后来，我想了一个损招：一个朋友感冒了，我热情地和她套近乎，不失时机地跟在她屁股后面转。然而，半个月过去了，她的感冒好了，我竟连个喷嚏也没打。往年，每到流感横行的季节，我常常是第一个被传染上，最后一个好。如此以来，我只有死心踏地的着笔于这部《无根草》。虽说我喜观写作，但我更喜欢自由自在，最好是闲来无事到街上逛逛。然而，不能！《无根草》无情地缠住了我，使我陷入它的沼泽地而不能自拔。

女人痛苦的代名词是眼泪，而我却是个很少流泪的女人。这一次却完全变了样，有时候我是边写边哭，气！烦！窝火！委屈！但哭归哭，手里的笔却不敢有丝毫的怠慢。这样的日子，我整整熬过了六百个日日夜夜。

此文写到这里，我长长舒了一口气：善哉！我的《无根草》！

2000年8月16日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章	
一	2
二	5
第二章	
一	8
二	13
第三章	
一	20
二	21
三	24
四	29
第四章	
一	33
二	35
三	39
四	45
五	50
第五章	
一	54
二	57
三	61

四	66
五	71
六	75
七	79
八	84
第六章	
一	90
二	96
三	100
第七章	
一	107
二	113
三	117
四	120
五	125
六	128
七	136
八	139
第八章	
一	144
二	145
三	152
四	155
五	161
六	166
七	172
八	176

九.....	182
第九章	
一.....	190
二.....	192
三.....	198
第十章	
一.....	200
二.....	204
三.....	208
四.....	211
五.....	216
第十一章	
一.....	220
二.....	224
三.....	228
四.....	233
五.....	244
六.....	247
七.....	251
第十二章	
一.....	259
二.....	260
三.....	265
四.....	269
五.....	273
第十三章	
一.....	275

二.....	281
三.....	285
四.....	294
五.....	296
六.....	303
第十四章	
一.....	306
二.....	311
第十五章	
一.....	315
二.....	318
三.....	323
四.....	326
五.....	328
六.....	331
七.....	336
八.....	343
第十六章	
一.....	356
二.....	362
三.....	365
四.....	368
第十七章	
一.....	375
二.....	378
三.....	383
四.....	387

第十八章

一.....	393
二.....	399
三.....	403
四.....	407
五.....	412
六.....	417

第十九章

一.....	422
二.....	425
三.....	432
四.....	438
五.....	442
六.....	447

后 记.....	449
----------	-----

第 一 章

一九九八年八月，我突然病倒在床，白天奄奄一息，夜晚却睁大两眼，惊恐不安。具体地说是毛骨悚然，再具体地说是夜夜与恶魔打交道。之所以把此病称作恶魔，是因为它实在万分可恶！纠缠不清！专拣更深人静的凌晨一点来到我的床前，揪住我的灵魂，致使我单薄的躯体颤抖的像暴风雨中的树叶。

恶魔是什么模样？不清楚，我无法形容出它的真实面容。反正让人害怕、恐惧。我被吓得毛发倒竖，躲没处躲，藏没处藏，简直吓得没了命。我彻底体会到了做人的脆弱、渺小、无奈和不由自主。不知道是哪路恶魔，因为我的什么过错，如此夜夜惩罚我的灵魂。闭眼一片荒坟，睁眼一切空空，没有人知道该怎样做才能救我脱离苦海。找不到病因，不痛，不痒，不烧，不发疯，就那么不死不活地拖着，搅和日子，折腾人，跟自己过不去。人在走投无路、束手无策、无能为力的时候，总想借助神的力量来改变一切。

可是，我生来是个硬杠头，见佛不下跪，见庙不烧香，不信天，不信地，不信来世，只信今生，信眼前，信事实，信天理，信人情，信至高无上的道德。这一次，我却展转奔波千里，虔诚地跪拜在威严的佛像前，不求财，不求运，不求福，不求贵，不求所谓

的人生前程，单单祈求佛祖拯救我的灵魂，让它在每个夜晚得以安宁。尊敬的读者诸君，不管你是尊是贵，是贫是富，是老是幼，是男是女，我都要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奇迹：在那个当晚，恐惧没有再来，我安安稳稳地睡了一觉。醒来后感到自己像一个挣脱出泥潭的人，虚脱般的劳累。后来，我的病体恢复如初，以至精神抖擞；再后来，我却走进了一个令人百思不解的梦境：我仿佛徒步来到一座山下，我叫不出这座山的名字，只是看到满山青竹，找不到山路，不见人烟，清风阵阵，让人流连忘返。我喜欢坐在山脚下观望，这时，总有一株看不到根部的像草似的东西在我面前飘来飘去，乍看上去状似树兰，姿态婀娜，色泽晶莹碧绿，却只有两枚叶子，而且总是一枚朝南，一枚朝北。因为它并不对我构成伤害，只是每晚悄悄找来和我做伴，所以，开始我并不把它放在心上。然而，一个月之后，我却为它不能吃，不能睡，恍惚中有人不停地给我讲述着有关这株草的故事。第一遍，我听的模模糊糊；第二遍，我记住了故事的梗概；第三遍，我知道了它的名子就叫无根草。自此之后，便日日悲伤着它的悲伤，痛苦着它的痛苦，却又无处诉说。无奈之余，我决定把这个故事完整地记述下来，让世人在茶余饭后作一个评说。此举也许正合无根草的心意，因为在我提笔写下《无根草》这个书名时，它好像正笑盈盈地朝我飘来，两枚叶子像两条美丽的飘带，随风舞动。

—

公元一九一八年六月又八日傍晚，在南海一片偏僻海域的上空，一阵阵浓云铺天盖地的向海面压来。天和海很难从眼前灰蒙蒙的地平线上分开。扑鼻的腥气充溢着压抑的空间，使人

们的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沸腾的海水疯狂地撕扯着渔网，船和船上的人都失去了平衡。

“二弟，收网回家吧！”说话的是老大。

他所说的家就是远处那条时隐时现的乌篷船。

“你先去那边喊四弟、五弟，我系好网，叫上三弟就走。”因为逆风，老二说话的声音很大。

“不要再磨蹭了，看来这场风暴不同寻常。”老大说完，掉转船头又去喊另外两个弟弟。

这是一户漂流人家，共有兄弟五人，全家长年累月以捕鱼为生。为传宗接代，几年前，父亲给他们每人买了一个媳妇，并造了五条渔船，这就是他们的家和业。去年父亲忽染重疾，临终的时候，他把五个儿子叫到床前，交代他们五兄弟要互相关照，亲如一家。最后，父亲给他们起了一个共同的名字——望族。我曾经设想：如果这个望族能够繁衍至今的话，它便是中国的第五十七个民族。可惜它不久惨遭不幸，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当时，老人借一个“望”字无非是想壮大自己的家族。说来奇怪，嫁到望族的女人都特别能生养，少的能生七八个，多的则达十四五五个。就看女人的肚子鼓起，瘪下，鼓起，再瘪下，又鼓起，又瘪下。但不知为什么，孩子生的多，成活的却很少。至今，所有的孩子加在一起，也不过十来个。我猜大概是那些孩子一出娘胎就被风浪吓破了胆，结果撒腿逃跑了。

天空已经变的靛青，阴森的风发出凄惨的怪叫，整个宇宙开始颠簸起来。

望族五兄弟集结好船只，迅速朝远方的乌篷船驶去。他们的孩子正像小鸟一样趴在乌篷船的船舱里，急切地盼望着父母的归来。在这里，我想跟读者说的是：望族人有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男人要去深海捕捞，女人要奔波于码头和大海之间。

在那种年月，女人难得能抛头露面，所以，做望族女人是自由的，但也是辛苦的。她们要用卖鱼赚来的钱去购买柴米油盐。当然，有时也会奢侈地给孩子们买些瓜果梨枣之类。正因为如此，母亲在孩子们心目中的地位远比父亲高得多。这些小东西在等待父母时，一张张小脸总是冲着母亲离去的方向，从来就不会向深海的父亲望一眼。

然而，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飓风。此时，靛青的天空被撕开一个口子，露出巴掌大的一块惨白，那是飓风的眼睛。等望族五兄弟弄明真相的时候，风暴已经把他们拖进了深海，渔船沉了！乌篷船也沉了！海鸟被扯碎了羽毛，瞬息间逃的无影无踪。飓风扫清了前进路上的一切障碍，一泻千里。

这天晚上，大海舒服地翻了个身。

第二天清晨，曙光似初绽的蓓蕾，凉凉的晓风掠过涟漪般的海浪，渐渐地，一切清晰可见。

这时，有一个男孩从海滩上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接着他踉踉跄跄地向前迈了两步，便又跌倒在海滩上。他正是望族人的后裔，名叫阿舟。可惜这个孩子命短，仅仅给我留下了一个凄惨的感叹！致使我在后面的许多章节里无法为他着墨。

趴在海滩上的小阿舟衣不遮体，身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海草。

当小阿舟第二次从海滩上爬起来的时候，才看到躺在不远处、半截身子还浸在海水里的弟弟。他拼命地奔过去，不顾一切地把弟弟从海水里拖出来，再用衣袖擦掉他脸上的泥沙，然后双手捧起弟弟的头，边摇边喊：“阿帆！你醒来啊！醒来啊！”

阿帆丝毫没有反应。

阿舟把弟弟抱在怀里，号啕大哭。

也许是哭声唤回了出窍的魂魄，弟弟突然睁开眼来，清楚地

叫了一声：“哥！”

“阿帆，快起来，我们去找阿爸！阿妈！”

阿帆听话地爬了起来，险些又栽倒在海滩上，阿舟伸手扶住了他。

两个小男孩沿着海岸线一边寻找，一边呼喊：

“阿爸……”

“阿妈……”

天黑的时候，在一片浅海滩上，他们找到了破烂的渔网、渔叉、渔篓，还有阿爸的鞋子和阿妈的金簪。

二

两个孩子怀抱父母的遗物瑟瑟发抖、抽抽噎噎，面对苍茫的大海不知何去何从。就在这时，一阵高亢的歌声悠然传来：

行舟不畏险哟，逆上天河滩。

万里海天遥哟，千重水云间。

风推船行哟，风是帆。

风是帆哟，游青天……

迷朦的夜幕下，一条黝黑的帆船正顺流而下，朝这一片浅海驶来。船头上挂着忽明忽暗的罩灯，阿舟和阿帆同时看见了站在船头上的人：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于是，他们齐声高喊：“老船家！”

听到喊声，老人先是一惊，接着连忙收帆停船，涉过浅水，来到两个孩子面前。老人先看了看大一点的阿舟，再看看小个子

阿帆,然后又伸手拿起挂在阿帆脖子上的银锁翻来覆去看了一遍,就见银锁的正面刻着“一帆风顺”四个字,背面刻着孩子的生辰八字:某年八月初八。老人看完才开口问道:“孩子!你们是望族人?”

阿舟点点头。

阿帆却打量着老人,趁老人弯腰和哥哥说话的当儿,跑到老人背后,偷偷拧开他背后的水壶盖,小嘴对准壶嘴,咕咚咕咚地猛喝了一气。

老人发觉后,忙把水壶从腰上解下来,递给阿帆说:“慢点喝,小心别呛着。”

阿帆接过水壶,愣头愣脑地瞅了老人一眼,然后用袖子抹了一下嘴巴,转身跑过去将水壶递给了哥哥。

阿舟嘴上起满了水泡,嗓子干的往外冒火。但他接过水壶只抿了一口,就把它还给了老人。

“老船家,你从深海来,可遇见我阿爸了?”阿舟这才开口问道。

老人捋了捋胡须,望着深海叹了一口气,接着从怀里掏出一个潮湿的包袱递给了阿舟。

包里的东西又柔又软,打开来一看,却是一套崭新的望族服。阿舟认识,这是阿爸舍不得穿的新衣服。

“老船家,你真的见着我阿爸了?”

“包袱是在海里捞到的!不过,可怜的孩子,事到如今我必须如实地告诉你们,”老人含泪接着说道:“早晨,就是在这一片浅海滩上,我发现了十几具尸体,有大人的,也有孩子的,个个面目全非,浑身是伤。当时,我就想着要把他们都掩埋了,庆幸的是,在这些尸体当中,有一个人忽然缓过气来,那人先是挣扎着爬向一具女尸,接着又仔细盯住每一具尸体。后来,他突然竭尽